憤懣一心遂以藝文發用
撰古今之明篇揔道俗之雅論其有
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教

國家圖書館藏

摸古今之明篇悲道俗之雅論其有
刻意翦邪建言備法製無大小莫不

[illegible]
道以人弘教以[illegible]明弘[illegible]教
之[illegible]明集兼率茂煥附論于末庶以
消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
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辛子理惑
正誣論

理惑

著梧太守辛

辛子既備經傳諸子書無不[illegible]
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
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
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老安
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
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辛子常以
經難之道家術士世

車、距楊朱墨

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illegible]
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
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
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
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
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

收優文處

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辛子

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

[illegible]牧優文處

[illegible]弟為豫章太守

所然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辛子曰弟為迭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辛

[illegible]波秣服櫪見過曰[illegible]士志身[illegible]效遂嚴當[illegible]

不果行久之迺念以辯達[illegible]故輙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絶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食玩五經為琴瑟世俗之徒多非之

為背五經而

道欲嘿則不能遂以筆[illegible]

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辛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辛子曰富

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大也積累道德數千億不可紀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
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今子曰富

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
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不可紀
[illegible]得佛時生[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晝寢夢乘
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
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
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
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
兒厩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
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身長[illegible]六禮皆金色
[illegible]民語頻車女[illegible]
手把子輻輪項光照万里此略說[illegible]
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
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
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母珎偉
太子為興宮觀娛女寶玩並列於前
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
日夜半呼車匿牽揵陟跨之鬼
[illegible]飛而出宮[illegible]
在王及吏民莫不慼歎追之夕曰
日未有介時禱請神祇今既有介如
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
[illegible]方正和其弥堅遂起而還太子歷

日未有尔時禮請神祇今則有尔如
玉如珪當續禄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
十方王知其弥堅遂起而還太子經
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
月不寒不热
衣絺綌中呂之月也所以生天笠
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
十二部合八億四千万卷其大卷万
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
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
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无為
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
心一意悔過
五十戒日日齋甘戒非　塞
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礼无異
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
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
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
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
道德之人
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八十二首覺或有
或云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
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

不汙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
故号為佛也

或云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
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
不汙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
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
導也導人
前引之無後舉之　無下
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
外毫釐為細間其内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道可拱而謂
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
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
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或於
於　情
絃不失宮商天道　人道法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
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
何異之有乎
至實不
至者麤事寡而達　玉少
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
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
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

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之五岳所以陵者以其

山阜跛羊凌其顛江河流鵝鴨浴其淵騏驎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未判其數不可握

可入佛

剖析其窈妙之內別不系之故其經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辟若臨河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各有所照

[illegible]日各有所

主百藥並生各有

[illegible]

經涕暑舟輿異路偃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

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
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
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
子張子游俱問一孝子[illegible]答之各
異攻其一拒也何尊之有
問曰佛道至尊堯舜周孔昌
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師子既躭
詩書悅礼樂奚為復好異術豈能踰
經傳羨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辛
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鴟鵲
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傳取
善以輔其身[illegible]常所
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illegible]
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六經也又
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
鷰鳥之與鳳皇也堯舜周孔旦猶學
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
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
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illegible]佛有三[illegible]可
異於人之甚也殆富　語非實
之云也[illegible]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
覩駝言馬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睪陶馬啄文王四乳禹耳叁漏周公

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illegible]十文足跖二

者駢駢言馬背[illegible]人[illegible]安[illegible]
睪陶馬啄文王四乳禹耳叅漏周公

背傴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illegible]十文足蹈二
五此非異於人乎[illegible]
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
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
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
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乎不
中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仁不[illegible]
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illegible]乎昔[illegible]
人乘舡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拔
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
拔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
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絶於水矣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illegible]至德要
道而泰伯祝髮[illegible]
違於身體髮膚之義[illegible]子稱之其
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
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吞炭為身[illegible]耳政[illegible]

門拔家財妻子不聚音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吞炭漆身而政
高行截容君子以為勇　著八門
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則除髮鬚而比
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
無後沙門弃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
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
自極而無異矣全　必短
右大前者必夾後
則優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
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
書脩礼節崇仁義視清絜鄉人傳業
以譽洋溢此士所施行皆恢者所
不恤故前有隨珠
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　其禾也
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
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
無貨也沙門脩道德以易遊世之樂
反淋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
與為奇是不為異孰為異哉
問曰北　　北堂書鈔

範豫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
恵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

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北[illegible]

[illegible]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帔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礼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illegible]云[illegible]德不德是以有德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飭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朊允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禱弃而不足法也乎子曰未見浮不迷聽聚則不[illegible]

也佛與老子無為[illegible]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illegible]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滛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

問曰佛道[illegible]更生傑不信此之審也乎子

呼之死已復呼誰[illegible]曰[illegible]其魂曰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乎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

呼之死已復呼誰[illegible]白共魂白
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

鬼神辛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
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莖魂
神如五穀之種實是不生必當已種
實豈有終亡得乎
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illegible]若無吾
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
辛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
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
既死神當其殃怒夫闇於成事習智
豫於未萌道與[illegible]
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illegible]而言作
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
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
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
聖喆之語也夫假道者當重無淡泊
歸志質朴何為乃道
鬼神之餘事乎辛子曰孝子之心
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
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
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
知生死哉周公為武

鬼事之春秋祭祀以明思之又曰生
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

知生死哉周公為武
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　也使為
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
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
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
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重支
豈去自鳴者浮加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
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孟子曰
此吾未聞之道時之餘吾
謂見礼制之華而闇
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
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
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
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
諮聲與生而頑
霸秦管蔡自河洛而
[illegible]在天之中在人之中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
周極含血之類物皆稱佛焉是以

霸秦管蔡自河洛而西
父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隨[illegible]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煞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拏不孝不仁而佛家[illegible]

辛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躬請賢臣待徵呂伊尹負鼎[illegible]以致王齊以之霸礼男則授之以手攜其急也若見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愛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大道父國愛其祈怨家不得入至於
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是不為孝是

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
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躭好酒漿或畜
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
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
能使人功聖人能授
履而行之也睪陶能罪 不肖仁
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
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
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
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辟之世人學
通七經而迷於財色何異[illegible]
滔乎河伯雖神不弱[illegible]
疾不能使湛水楊塵當患人不能行
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
不遜也寧固然孫曰儉者德之恭侈
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
名盡貨與人為貴豈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
奢而無礼然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
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大

公居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

奢而無礼末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
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大

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
荒惠施四海饒財多[illegible]
困屢空貴其履道許[illegible]
不甘其國虞卿捐万户之封枚窮人
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飧之惠
全其所居之閒宣蓋以一飯之故活
其不訾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胶
如白日况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
魏如嵩泰悠悠如江
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亦有種[illegible]
而得麦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
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
不拍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
要合異為同非事實
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illegible]
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一見一人
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
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
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畧身
牛尾鹿蹄馬背問者[illegible]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閒其猶槖籥乎又曰譬道於大

牛尾麋蹄馬背問者[illegible]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辟道於大
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
曰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引天以比人
也子夏曰辟諸草木
之三百孳物合類自[illegible]謙結聖
秘要莫不引辟取喻子獨惡佛說經
孳辟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
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
有為上孔子云食不[illegible]
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illegible]
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羊子云富與貴
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聾五味令人口[illegible]也畋田[illegible]令
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illegible]
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
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
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掘木而居
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
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illegible]
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

能於文武蓋各得其宜亦足何不
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旂旗於[illegible]以當蕤賓被絺絡以御黃鍾非不美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之商鞅之門賣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illegible]不為談也渴不決[illegible]而飲[illegible]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illegible]曰[illegible]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illegible]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七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畫千

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脩

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階時方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上畫千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脩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illegible]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之賊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蕃[illegible]應寒難賓重裘脩豫雖早不免[illegible]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曰言[illegible]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illegible]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

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之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邊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白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無為吾怕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道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關之見而讓堯舜接輿以毛嬙之分而刺仲尼皆躭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而名之石非璧之甚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蚍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盧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苴之刑

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聽矣而
名之不非塵之拭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蚰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苴之網
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
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
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辭富而
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
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
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
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
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既吾覩佛
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觀
無為之行遐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
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
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
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
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
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河而
飲飢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為智
訊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
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

認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辭對盲者說五色為韻者奏五音也師曠跐巧工　瓜瓠彈無絃之琴狐狢雖煴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義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蚤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變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見大學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脩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易為航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與辛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脩閨門之礼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門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復之

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踰地垠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判頗得疥中而其病也辛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羽朝露赴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崐崘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辛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韋鞠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景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入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誡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辛子曰衆道蔑殘凡有九十六種滄海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

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誡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辛子

曰衆道蔑殘凡有九十六種海汨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illegible]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絶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疾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有性猶慈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絶不乎辛子曰吾未解大道之特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十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百五百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絶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搏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

問其故何荅曰老子[illegible]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可以佛家有病而

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覩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嘗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寺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依師彈琴俟知音之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頊為之改色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邪淹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言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

明教陸蘇其光佛道非不正[illegible]
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藏文[illegible]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
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illegible]
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illegible]
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
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
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
不誠乎辛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
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
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
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
敗子貢觀邾魯之卜照其所以喪仲
尼聞師襄之絃而識文王之操
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呂見乎
問曰傑掌遊于填之國數與沙門逆
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
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辛子
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illegible]
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
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菜唯松柏
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淡見
未博故有惑退耳以吾之頑且一
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吾

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多不食或入室累

未博故有蚤退耳以吾之頑且一
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吾

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多不食或入室累
旬而不出可謂憐怕之至也儻
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今
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
不蒙以鵷鶵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
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螟穴蟲
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貴
不聞尊蟬螟也然世人固有啖昌蒲
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
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
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
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
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
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
免何哉辛子曰此姦妄之言非聖人
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
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
覽六藝觀得記堯有徂落之有蒼梧
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對齊有
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
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
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未命

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殁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搤之夢伯魚有先父之[illegible]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末命之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緣云而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辛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寂木流而舟檝設蜘蛛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蹴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雪得苹情洒心自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上不下遜讓廣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煞生斬其婚姻使無子孫戎狄之術孰是

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然生斷其嘗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長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匈心之語也夫西京所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笠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笠乾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者乎不先尹文何敢諸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徒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知道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身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羣生行小然以息大然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畳必鳴鼓以彰其過摠美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滛刑極武勝則以喪礼居之然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絶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泉

利無取徳宜不膚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廣不可談議喻故具諸書云云

居之然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
執大杜絶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譏貶累
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尤晉者疾哀
鉀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士　敵之然
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
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
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消德衰始任
詐力竟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
戰則肆鋒極於屠城則盡坑無遺故
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
君子知其必　一舉世衰於戎戮兵之
弊也遂　于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
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絶
梨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万里之
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
地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
於彼形教万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
之所以虎跡於中天而躍奇於西域
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述矣豈
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
子遺哉此何異氣癘既流不蠲良淋
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呼
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之以黍易
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辭適足

肆謗言眩愚堅豈允情合義有心之
難乎又經云尹文子歎之天竺

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之以黍易
粟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譬適足

肆謗言眩愚堅豈允情合義有心之
難乎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
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
宮廣長二十四万里面開百門門廣
万里云云荅曰佛經說天地境界上
下階級恚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
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
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
而容四百万里之門乎以一爭覆之
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藏獲牧豎猶將
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秖露
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
五道偷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
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
而惡者多惡人死輙充六畜介則開
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
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日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
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
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
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擯衆惡
之栽滅三毒之燼脩五戒之善書十
德之羨行之累刼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

之裁滅三毒之爐脩五戒之善書十德之義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傷耳計天下蜈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蚩水為甘膳以羈絡為非謫安則為之無所多難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誥而虛妄自露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或是賢人君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取伐之命頗舟之尸羅拄裁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淫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

[illegible]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

飾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搆塔寺華
飾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
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
過堯舜而山龍華虫黼黻絺繡故傳
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
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
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
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
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
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
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
道者莫不貴嵩崇高而忽灰陋之
諸奉佛者仰莫遺跡思在髣髴故銘
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珎玩以增崇靈
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求
下士遊之則羨其華藻玩其炳蔚先
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
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
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又專誣以禍福
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
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乖形聲
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
從之者善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

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與形聲
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
從之者善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
則使資舟檝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
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猶神農
唱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
寒暑若開口而望飽裸體以求溫不
能強與之也夫和鵲之所以稱良醫
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
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鵲有云吾
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
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
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醫而不御而
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各聖人深恨良
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謂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
曾聞能令玉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
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
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粮絕粒呼吸清
醇狀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日不
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
[illegible]期分之不可[illegible]也若令
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殷旦二子
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illegible]則稱天
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明發旦二子
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夭則稱天

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
鹿有漂櫓之血阪泉有橫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
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蕊啖
風露以代糗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
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
門之視松喬若未咳之兒一出方將汎
志於二儀之表迮祚於不死之鄉豈
能屑心營近與消息爭長哉難者苟
欲騁鎊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乱雅惡綠
之奪黃也其餘嗏之音尚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荅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
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
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
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
攻見煞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
教變以慈仁不煞忠信不行廉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迹者

凶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煞一也

教變以慈仁不然忠信不行薰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迹者

凶齕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煞一也
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
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
以酒為惠施而齕縱之犯酒四也諸
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辟猶吏人解
印脫冠而橫道肆異五尺之童皆能
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
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
云云
答曰石崇之為人余所悉也驕盈躭
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才
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
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狠
清心穢色厲內茹口詠禹湯而行偶
禁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
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
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
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雋上
自是可寸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
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難喪

取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
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虞祥餒死北

自是可于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
嬰兒之旨矣以此而思勝之雖喪

敢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
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衣餒死比
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
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
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
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證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
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感
之容云云
正白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
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
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
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
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
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
悲弘誓之義雖人之喪猶加哀矜以
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
隆自然者而不以無哀感之心者哉
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已之深
也是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